#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九

## 炳講師求訓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為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為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

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恪請書

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鳴鳳其間周遶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葉元吉請書

皐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為之不厭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翁挺之請書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彥陽有夷齊之行

非聖乎夫道一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百姓所以不自知者自顧未能無過安敢言聖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庸他求某甚念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而多不自信故因其曾孫埏之請書

書表軸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逐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歎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不惟此章雖孔子主忠信之旨亦未聞有發而揮之忠信之為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奇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

中若神使微起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為德也至矣辛禹履遺而不取冠掛而不顧淮南以已度聖不知其誣也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要之禹之心豈言意之所能盡禹之心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為斈斈即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所以斈為孝音又為學音于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



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書遺　文儀

蒙養之功非有覺者莫知今文儀直詣明敏勇於義深有味乎如愚如蒙蒙養聖功之旨文儀殆已覺而未全無疑可更書前後曲折以告某見病當剗

書遺桂夢協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某

局中祭先聖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仕行其義固某等所當為懼無學也不學而仕古人耻之某等學不逮古人然有先聖之訓在幼而讀之略知趨向矣習是勝非他日不敢負也敢以敬告

先師

學之不可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須不可廢也孔門好學先師一人求為孔門弟子於千百載之下者舍先師吾將焉歸某等頌詩書久堅此志自今以往未至於道不敢止也雖曰不可以政學向也不學及政而始學則所未聞向也學為政而不廢學可也敢告先師

鄒國公

惟公罷大無近用尋在所直尺不可枉終身王道無有二說琢而小之萬鍾不受也千載之下此風可以立人某等雖不肖讀公之書有日矣敢不從公之後

辭廟文

欽惟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地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離合遠無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是

秋祀禹廟

某不可思充艱右時精一專欽惟聖帝道光萬世賴之秋有彝章酌獻豆觴假守攸司恭敬是將神之格斯其尚饗斯

晉王右軍祠祝文

右軍偃武正論百世不磨字畫累我顧為慙德者所多後儒罕知治道往往以俎豆之事老生常談而翰墨瀟洒駿逸之態爭覩欣翫袂相屬肩相摩今茲鍼群子之膏肓障千載之頹波右將軍本衷清明當知後世有四明楊某者發其正情

唐顏魯公祠祝文

魯公臨大節而不可奪發諸心畫莊敏肅括此風可以立
懦夫振叔末今祠而祝之孰不仰之敬之某灼知其必
可以感動吾民之秉彝何日忘之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夫孝人心之所同天地之所同鬼神之所同徵君用此心
於千載之上吾邑人敬而奉之於千載之下豈惟邑人
敬而奉之一郡之人敬而奉之豈惟一郡之人敬而奉
之際天所覆凡在人倫中者有所不知知則孰不敬而
奉之嗚呼至矣是謂至德是謂要道是謂人心之所同
惟爾有神惠相之俾某既茲在位永保所自有之本心
以對越明神以對越上帝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

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公
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祗敬不違先
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
不照知百世祀之

諸廟

敢以一獻之禮告至於某神惟神之神上與天通下與地
通中與人通通一至神無有二道大道甚夷不容微置
意於其間某雖有此心未能無過敢不兢兢孜孜以保

養吾意必固我之初以敬事神

土地

俗白土地古曰中霤州縣主社家主中霤某今家於此係神而居神無大小道通為一上下通天地旁通萬物神道如此人亦如此某敢不敬修其在人以敬事神

祭中霤文

維年月日敢敬告于中霤之神竊惟陰陽不惻之謂神萬物之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謂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以是誠中霤以是靈洞觀此機幽明一心爰敬爰祀孰知精浸尚饗

饒娥僊聖

至孝格天龍震于淵天猶敬之宜世稱賢是廟是享是崇是仰孝人所同同知所尚某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啓新儀一獻為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庸示百里

祀社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社神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疆而化而生而順而行道無二順心無二神禮物攸敘齋明有融不可度思斯寂斯通

后土勾龍氏

維茲仲春修祀事於邑社惟神作配載在國典功著水土
平易九州厥德無疆體合匪侔以薦以奠匪度邈是謂
一神即人而神

稷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而化而生百穀
用成庶民用寧是興是興惟茲中虛之誠可以感通通
為無窮

又

維茲仲春恭修稷祀惟神作配功在稼穡粒我蒸民莫匪
是極須曰斯文斯文在茲其辭恭其欲儉我其敬之
立春祭太皇勾芒文

帝出乎震大化茲始品有彝典令率其屬肅敬以迎有酌
有獻至神感通匪幽匪異匪合弗可度思

祭風師

亦敢用童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雷師之神
神氣風霆無非至教隱隱茲茲不可攬取莫究厥始莫
窮厥終是謂至神與天地同有動有靜有敬有恭感通
於無窮

祭雨師

至哉一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萬古注焉而不盈萬物資

焉而化生是有至神不可度測不識不知聖曰帝則

到任謁社稷

准令首謁社稷視壇壝敢敬致釋菜之禮欽惟至神無體無思無為而無所不通某敢不即無所不通一以貫之道以有事于社

到任謁諸廟

恭惟至神無所不通某假守于茲祗見祠下敢不即無所不通之道以有事於爾神

誄詞

禍灾之來惟人自取民愚莫惻良可憫傷大道洞然生天生地生人及物保合大和本無疵癘情偽該動為非為僻為淫為邪於大道大和之中起乖爭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茲禱祈衆心一誠道復見可以對越上帝可以感通陰陽可以轉乖厲之氣為大和可以變禍災為福祥即此一誠廣大貫通不可致詰有此神用不可不信

祈雨

東作方興民田盡稿膏雨雖至猶未通洽深念他時老稚轉死於溝壑某為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惟明神衆憐之

謝雨

大道非遠不離人心人心匪殊是謂天道本無聲聞奚假
和同孰司雨暘之機妙在聲臭之表豈容報謝不可度
思

祈雨

天人一致聖愚一性雨暘一機三才一氣本氣大和安靚
乖厲民物紛紛意欲焚忿爭奪情偽萬狀為豪為蠱
為悖為亂感動上下愆錯陰陽豈天之為實人之咎是
用齋禱起民敬心惟敬可以格天惟敬可以通聖惟敬
可以致雨惟敬可以致一人具此敬不敬斯離敬斯復
初不可度斯矧可繹斯

諸廟祈雨

至神至寂曷往曷来舊章是稽載迎慈像顧錫隨軒之澤
終惠望霓之氓
東作方興民田就稿一誠共禱雲雨崇朝千里歡顏重雲
劇歛既獲感通之漸曷稽嘗霈之期咎在人心固非天
意顧憫此改過遷善寖寖獲養成就禮義生於給足惟
大慈錫以沛然之澤

社稷

某以涼德受此民社而適衍陽靡神不宗蒙降霈澤惟神

無名無方無為無疆化生順行百穀用誠茲舉嘗祀尚
惟神之靈雨暘以時以迄于三登

社

某德未純明雨暘愆舛靡神不宗既蒙應矣而四邑久稿
尚虧一簣冒昧于神惟神無方化生順行益霈其雱厥
後益時以迄于萬斯倉

稷

某以涼德被命受此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無名
無方無為無疆某也有罪而適愆陽神其昭明膏澤應
誠尚惟神之靈以往為霖百穀用成

諸廟祈雨

某茲以愆陽為災闔郡危懼衆禱虔虔應亦累累簷溜已
明忽復告止農事甚急過此無及某德未純某知罪矣
惟神敷惠千里之氓錫以三日之澤生死骨肉判於旦
暮某不勝懇懇禱禱之至

奉安聖水文

某茲迎聖澤闔郡危懼伏惟神龍察此切誠憫此無告神
氣風霆變化刻頃錫以滂然之霖某曷勝懇懇禱禱顒
顒傒傒之至

海神祠山文

天人一致何所不通人違乎天始不一致腹臟生疾頭目作楚某德未純政事愆違故雨暘亦愆惟神興慈運神機霈膏澤惠我有秋使四邑赤子不失乳哺護養本有之善某不勝懇禱顒傒之至

祈雪疏文

敬以一奠之禮致祭于某神竊以時雪未應疫癘間作致禱舊章所不敢後欽惟此心無遠弗屆至神感應上天同雲載零載積凝和敷瑞某不勝純誠至敬辭不能喻

封贈告家廟

孝曾孫某謹奉牲禮清酌庶羞祗薦恭惟祖德流光自天錫慶啓考妣登秩斯崇某不勝慕仰敢不小心畏忌思嗣前修垂裕于後

受誥告廟

介曾孫朝請郎行秘書郎某昨准上旨除前職令茲拜告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某敢不競競在時無忝所自尚饗

冬抵臨安祫享文

某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宮茲豈某之所自至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某敢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

告於宗子某既告于小宗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用薦祫
焚黃祝文
孝子某敢告考君贈朝散郎妣君贈安人既告于廟更題
神主茲殽告黃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祗薦基几欽惟先
德肇本天貺答之滋至未已某敢不競競恪修率迪丕
訓庶無墜遺緒
上元設醮青詞
敬以惟皇帝上無思無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照知有感斯
應不可度思帝降衷于民民皆有無思無為無所不照
知之常性惟日用不自知私欲繁興禍災隨之某雖微
覺未精未一謬當郡寄政理闕失罔祿之過災由人興
匪天降之災咸自取之臣不敢不勉惟帝哀慈憫斯宥
斯民在塗炭如切臣之肌惟帝興慈憫斯宥斯
默醮青詞
欽聞上帝無聲無象無動無靜無所不照知未嘗往未嘗
来有感斯應無所不通流俗謂上帝自天而下設絹為
黃道謂帝行其上至卑至陋不足以事上帝聞有默醮
之法虛明廣大上帝憫民秉彝惟昏故比改過滋多加
祐啓祥殄災息禍渾融大和不可射度
禳火青詞

臣欽惟上天不可以言而格溢民改過遷善
者寢多臣德未純不敢荒怠惟上帝憫斯護斯保養而
扶持之俾毋罹其災拂亂其所為帝心融明有感斯應
禱斯叩斯不可度斯

設醮青詞

祈雨青詞

虛明博大三才變化其中一雨暘徵違千里危懼以請臣則
郡邪洊災比屋慄懼民愚積釁罹天剿殃臣德未純無能
昭假敬徵輿議恭修醮禳大道渾融三才共貫有感斯
應保全太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有罪德未純明民雖無知性本靜止生死骨肉之機判
於今日啜菽飲水之命縣於上穹錫以三日之霖解此
四邑之急發道中之妙用若有機緘運物表之神功不
動毫髮

又

徵陽為災民則有罪民愚罔覺宜宥以寬臣覺雖微亦粗
安止曷未精一有愧純明臣不可赦尚蒙帝恩衆禱同
虔累應數潤未被沛然之澤不勝旦暮之憂千里嗷嗷
一誠懇懇恭修碧玉太乙醮禮初禱輒應終日通洽甲
乙丙夜如注如傾生死骨肉之恩感深至骨虛明變化

之妙不可度思更祈三日已徃之霖萃濟百穀時播之務

施斛詞肯

敬以大道無形匪動匪靜萬古常寂無所不通惟彼迷途立我我所意興欲滋逐逐戀依沈魂滯魄昏昏莫知自囚自縛自苦自樂逐味逐臭百趣千垢法食普供道味靜深即味匪味匪味曰深匪深湛然澄淵清明本心無思無為不識不知

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三才一致人自愆違久旱衆憂茲焉貢禱累蒙應矣未至霑然仰碧玉聖慈憫蒼生之無告赦臣知罪之故取民遷善之新啓醮初進日庶中而奏請夫澤終夕夜甲乙如傾四邑懽呼拜生死骨肉之人賜九天變化妙雲行施雨之神功更祈三日已徃之霖萃濟百穀時播之務臣無任至感至禱激切屏營之至

奠余兵侍辭

具位楊某敬奉奠予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棄養趨承之日雖無幾而獲趨承之義無二事職凡百有請有議溫乎其容怡然靖粹問答抑揚其敬奉奠予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棄養趨容莫職其涯涘嚮顏聽辭疇作近尔胡為函報曰致其

事厥明就車心軫疑貳式遣問審天星果墜縞申素裘
哭于門內衣衾拜履既襲于地退而請庶幾乎果之制
領客固辭有志弗遂遂歸而載惟出辭寫意為奠為禮
幽光如對哭而薦之願願饗是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具位某謹奉奠于故令君於乎旱旻垂雨雷動風行而雲
徂矣月明哉生已光照吾邑而旋促西馭之車矣嬰兒
待哺哺及唇隅而奪其母矣隻言單語微施略為已傳
誦百里百里士民謂有父母我者至矣於乎天乎天德
好生好生之德即降遽歛而去之殊非天意蹙額相告
不知所謂玉德乎尹令介石不貳英萃外發姦宄消氣
曾未滌龜民已蒙惠如何不淑天星忽墜良善無依兇
狡無忌輕旌肇銘邑人殄瘁某等奉奠痛心殞涕

奠林景初辭

具位某使子某敬奉巵酒于故景初林公尊兄親至情深
合并況頻啓胷吐心忱辭聲陳中庸之至不殺之仁篤
實不孚踐之以身天胡困之千苦百辛家徒四壁甚於
憲貧重以不淑遽焉訃聞望哭于室老莫函奔使恪奉
襯哀衷阻申新卜湖濱山旋氣氳就封戒期胡敢憚勤
已整竹輿啓行淒晨雨不少輟冷氣覺侵輿手以陽悲

楚若劍甚已不久感冒懼深緜辭以哭如對靈明

祭潘叔昌知縣文

某追惟向同學舍相過相與篤志實德務決疑阻厥後離群不記何日聚會某官浙右君猶處學僅一再見自是隔闊泯泯到任於今叔昌既登科官遊益南北矧某去國遠關靖處向一通問啓讀報帖如對芝眉縈宇不謂未幾而忽聞訃南望痛哭道里修阻衰病居約欲往而註再拜緘奠薦諸栗主於乎哀哉

乎哀哉

祭高仲圓知丞文

同里友楊某望哭再拜以上一奠之禮于故友仲圓高乎知丞靈前州里之賢有如仲圓萬口稱善忠信正直德意繾綣相去四十里不得時見別去易久茲得行甫書忽以訃聞於乎哀哉善類淪沒正道寡無哭以遣奠哀哉於乎

祭伯兄文

介弟具位某謹以清酌羹羞祗薦于伯兄八七府君惟兄易簀今既周星禮雖有制而忠愛敬日日新又日新兄靈清明雖千變萬化不可度思寂然如水之清豈惟某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內明者孰不興敬知嘉定之

有人祝辭有盡愛敬終無盡饗

祭愿禪師文

具位楊某敬致一奠于圓寂毒果宗人愿禪師接辭累累洞見底蘊妙蘊非蘊斯蘊無盡相與切磋無如若何浮雲忽斷碧空無畔斗城老人送奠于遠

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具位楊某謹奉奠于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於乎哀哉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天地之道為物不二人天地心三才一致自學子裂坤道於乾元之外置天地於人心之外而先聖之道始不明於天下雖古烈婦賢母載在簡策人所知敬而道終未明於乎哀哉夫人淑德懿行其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尚書因尚書而獲修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榆屈之光退而得諸親知夫人博觀古書中秉正德居既富且貴人所不敢仰望之地而至朴至儉服有人所不堪之衣某聞不勝起敬起慕曰夫人之賢行如此又尚書嘗道其燕侍之言確乎不動於勢利清哉偉哉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啓讀熟複益視其所未知毋儀坤德某灼知其為天地不貳之道往往蚩蚩橫目未必咸知就知之不能無疑而某確信之斷斷乎無疑胡不攷諸易乎日用而不知夫惟

不自知是以人雖有道亦莫之知有奠在筵有銘在旌
商祝讀辭道由是明尚饗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敬致奠于近故慶國太夫人靈筵其辭曰道以一貫無所
不通其在朝廷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宗族其義如
此其禮如此其在州里其義如此其禮如此一也某等
以州里之義為奠為賻致哀敬之禮于慶國太夫人殯
前皆用此道恭惟太夫人實以此道孚和育粹篤生元
輔又以此道茂膺錫命備受嘉福某亦何敢不以此道
為祝為辭古奠無辭奠之有辭幾年于茲有其舉之於
義無違大道在斯至靈清明昭斯饗斯

奠馮氏妹詞

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某祇奉祖奠于亡妹百念
八娘子某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靈明不
因言而始覺後觀古而默契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
西偏間得款話話次始知靈竅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
覺已足垂芳千世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茲以降以倬
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厖氏母子及吾伯
姊暨妹而妹乃生而明斯某所以每歎其未有與擬靈
光溥其無際神明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錯采備

而澄明瑩然斯靖斯止方謂嫂婦輩朝夕依邇德意德言其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尔尔瘠甚祝告以翼日帷荒就道矣不可遠送忽哀寫此哀哉痛哉哀痛之極死生之變其與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何異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

祖奠馮氏姊辭

後父弟某謹致祖奠于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合居武康諸姊俱長某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房旦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獲依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焉鬢霜三迁數里家道寖艱安得徒步數數而登堂昨問姊疾姊猶爲興坐榻良久某請安寢問答清明後聞復強謂福履益其綏將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會哭家廟爲位其旁姊七十某亦六十二一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啓期扶力而來哀不勝矣欲慟惧其傷生撙哭忍痛執奠涕滂於乎功哀至情豈一幅之辭可以盡道其中腸

祖奠姪婦舒氏

叔舅某茲祭奠于亡姪婦舒氏就封有期酌酒以告婦吾友西美之子來相姪懌旦旦登堂叙揖時節叙拜祀事

相禮凡百惟肅近懌有覺轉以告婦迺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顧陳於叔舅之前當無有啓明之意疾革又覺截不啜喋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默符先聖於乎姪有至德善行如此叔舅未之知迺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風酌奠以別辭噎莫繼哀哉哀哉哀哉

奠孫甥子方

舅某茲致祖奠于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目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刻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冢女每每講講切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之玉力未續續妻與子遽環而哭舅拘官守聞訃望哭既歸哭柩日月遄速今且奠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曹叔達

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于道晝忘食夜忘寢踰浹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滋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靖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慟望哭敬遣斯奠哀哉哀哉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强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强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簀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壽七十有八月甲申塟于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孝順里王嶴先大夫墓左娶李氏塟同域子恬惟怗慥愉孟女歸顏衮仲歸舒鉞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温州兼管内勸農事某興哀起敬以書

錢子氏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向有微礙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内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静某深所敬愛後遣冢子櫄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决就

問一言而定閨閫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隣里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抹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槨野殍捐地數畝為高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予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乎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乎是以子櫝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皆競業仁守足以垂名于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于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惠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躰貌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于學莘行著于鄉母疾病旦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越夕

如辭而醒迺底于寧鄰里以其實上于縣縣上于州時
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入亦頋見命縣勸駕嗣
王温顏褒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他無覬嗣王嘉
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呼人情驚異為甚難也
以此為難則夫人牙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難易
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為難
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異
始祈難易而道心始不酬孝德始衰當知日奉廿旨扶
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為庸常而
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之後于昆弟
睦于親族周急矜士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
微疾終壽六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
山銘曰

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陳
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朝散郎楊某誌并書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提舉南宮鴻慶宮慈谿縣開國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撰并書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
行此某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承

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慶定字常一
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禄大夫祖璿左朝
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枋迪公郎慶州青田縣主簿母陸
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婦
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誌舅氏之孫婦墓
於乎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来歸
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慝凝重悉能先見閨門之
内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處約為耻子女衆多人不
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乎和上下無怨
克相夫子義訓諸子采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慊
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
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丙戌酉葬于僅之桃源封孺人
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
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戶參軍女三適里世魯文
郁李正君婉鑰孫震亨壻夢祥領諸請銘某以外氏
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

人心即道一貫不二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宋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從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楊某撰并書

某之外魯王父臧公諱中立本毗陵之無錫人為儒而通

於黃帝岐伯之道樂四明山水而徙焉今六世矣娶無
錫承氏生五男子長諱師心次諱師旦次諱師顏是為
翰林醫候累贈從義郎次諱師文是為某之外王父以
文行升上舍貢禮部次諱師皐某自識事已不及見外
王父母矣惟省總角侍母孺人歸外氏猶及見外伯祖
母從義孺人倪氏諸舅環侍朱紫滿前今妣舅俱亡而
諸妗又亡傷今念昔哀動于中比會從妗孺人盧氏塟
從表兄屬某誌銘從舅醫痊墓幷叙二妗某屬卑德下
懼莫之任表兄勉諭于再于三某不得而遜乃退攷其
行實已而歎曰正道之不明於天下也蓋自周衰以迄

五代周六官分職皆所以為民極極者天下極致之道
而天官之屬有醫師焉有疾醫焉蓋上士中士為之古
之為士異乎後之為士古之士以德行道藝後之士大
抵以文辭是故品流之論興而是非之實殽亂夫天下
極致之道惟其是而已矣捨天下公是公非而虛文而
侈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是趨於敝而不反古也皇宋
舉三代之遺制建百官一道德而習俗之固猶滯於流
品之論豈其人猶或未有公是之實即若吾外氏則有
公是之實矣從義之戒子曰疾者之求於我當懷惻隱
毋以利為也違吾言為不孝醫痊諱賓卿字雲叟從義

之仲子也亦急於救物不以貧富貴賤二其心醫有能而無資公推挽俾盡所長藥必已給報必彼歸其不嗇不忘如此是非公是之實耶善無大小道無精粗公和而不同不妄言笑遇事若無所可否至大義所在則介于石公以謹厚聞于鄉郡太守多所愛重有故舊罹橫逆公憫其無辜思為一言其家忽盛金帛以請公正色却之曰女以物豢我吾不復為言矣其妻與子羅拜泣曰今不敢以累清德卒白其冤後踵門來謝亦不之納斯固士君子常行而文辭之士間有不能是又非公是之實耶公孝友儒雅聞門雍穆初以侍從參奏試翰林院補翰林醫學累轉至醫痊賜五品服隆興元年六月八日卒壽五十有五明年十有一月丙申窆于鄞縣桃源鄉之西山萬垡合先塋盧氏之藏盧氏順事舅姑睦於姒婦內外無間言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壽三十有六丙寅九月乙酉乃克窆戊寅郊賚贈孺人醫痊再娶盧氏女弟亦封孺人後賜冠帔孝謹之行如其女兄壯年嫡居遂棄舘業終身德性澹然人奉之不喜忤之不怒是非榮辱不以動其心時時誦邵除敵惑滋成疾趣向高明又是邪之句一日夢神人告之曰女壽五十二令以積德延七十六及厲纊之夕安

然如寐實慶元三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壽七十六
符神人所告云明年八月甲申合塟于萬嶴子男三皆
儒學長諱泳紹興元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卒次諱濟季
諱沔淳熙十有五年七月十有二日卒女二長適承直
郎州州學教授盧子即從姪也次適里士陸檍
孫男十有三本植登紹興四年進士科迪功郎常州晉
陵縣主簿格登慶元龍進士科迪功郎新紹興府諸暨
縣尉杞楷柏松棫枃柟栻枋枝孫女五長適贛教授子
次適玉牒信郎通夫次適太學生史彌鞏次適里舒濤
次適里士章德甫曾孫男十有七元善元謹元吉元慶
餘未名女十有五俱未行不勝含哀起敬而銘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道一以貫孰精而深孰膚而近
胡不聞先聖之言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庸常也猗
與舅妗德性正順有皇極焉人毋易之自起遁離之病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陳氏昌陵宗室燕懿王七世孫脩職郎慶元府鄞縣
主簿名師郯字共甫之妻也慶元二年九月乙巳夫人
以疾卒于鄞之官舍既踰月共甫含哀以告四明楊某
曰嬪年十八歸于師郯執行婦道相宗事唯謹和上下
嚴內外敬戒無違性行靜正不媿屋漏不悅華飾夙夜

服勤至死居人所堪之貧而安之賓至質衣治具儉而敬平居樂聞善言動心忍性故氣質日變以美師郯貧而多病間歲講學武夷閩浙往來二千里或者献疑納忠咸尼之嬪獨能輔吾志去之日不為兒女悲惟敬相勉曰願夫子德益進業益脩瓶無遺粟妾餓死不悔也嘗假館于外閉門課子讀書饔粥不給非師郯朋友之饋弗受其父母兄弟招之宴遊不往靜重有如此是以聞風者樂道其美至引以相警戒嗚呼今亡矣年止三十六生二男曰希韺曰希韶二女曰桂曰梅今將以其柩歸卜有二月壬申葬于臨海邵城之東北望海山之原師郯嘆其秉志之可嘉悼其降年之不永又懇師郯或負斯人之所期也故述其大畧以道其失助之悲且屬媒銘其墓某聞其言中心敬生曰有賢婦若是

宜書銘曰

世觀夫人若力而為我觀夫人其自有之惟其有之是以安之斯有斯安豈惟夫人不自知雖百世無能知

王德高墓銘

四明慈溪王德高諱鎬世為鄞人後徙慈溪曾祖諱發故夔州巫山縣主簿累贈朝散郎祖諱庭芳故朝奉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大中大夫考諱基故從政郎潭州長

沙縣丞德高忠信德行勢利紛華一不以動其心弱冠
高與鄉貢繼登大學後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時歲不
登郡委偕德安簿視荒德高不憚履畝務寬下戶簿趍
郡上目太守怒其減及縣額之半擲於地簿遺書言使
君意巨測德高報勉其堅守且以罪自任邑民不勝感
德既而韓使君入境問父老以邑官之賢否咸稱尉賢
自是邑民之訴于郡者悉以悉德高德高處決一一惟
允無復異辭一日弯卒者獲三捕卒乃徭人之隸于池
陽大軍官捕甚急懸賞至千緡是在法抵死自首則免
第賞不行尔遂以自守首聞於軍師三卒遂免死昌宰

宰不事事即檄德高兩日勿簿并攝縣比至縣視其囹圄
充斥纍于廊廡者纍纍問之吏則曰是皆負官賦者德
高曰噫彼繫於此賦何從出悉召至庭下撫問喻曉與
期而遣之吏執謂此皆頑民一縱不可復追弗聽皆羅
拜而去遂相率如期而輸民訟之久不決者盡為之決
遣里正之頑黠者於期會唯謹不敢違德安宰以事被
鞫德高又奉檄攝邑且俾盡有宰之月給德高家以半
遺宰之家未嘗以語人也湖口丞素相陵德高不校暨
官滿郡督過良窘為之極力調護以薦舉陞從政郎授
建康溧陽丞以慶典循文林郎覃恩循儒林郎民之訟

之帥漕皆乞送清强官縣丞累年滋蔓曖昧之訟一旦
而平公不可槩舉至有密詣庭下以手加額再拜而去
者漕使林公枅剛方嫉惡所至疎畏始臨治所德高逆
諸境一見慰藉甚厚云得政聲於道路即面付民訟數
十帋居亡何得替告歸時已六月漕欲少緩交割以下
半年薦削相處對曰已交事漕悵然德高恬不以為意
朕後司糴行都適值積弊之後商旅不通德高始至即
率同官力請于長明示以信酬直必時無淹阻牙儈必
力効誠亦不忍欺衆商感悅舳艫輻輳歲糴僅百萬不
勞而辦考滿以書循承直郎後調會稽承年踰六十精

力不衰職事益不苟終更奉祠雖貧而樂親姻交舊宦
達寢多無求無請廉不近名直不忤物無町畦無緣飾
吏能精敏決令明官事長官如父兄與同僚如朋友久
敬不替御胥吏如家人視部民不啻如赤子御家詳整
有法度氣貌方嚴而即之也溫虛心樂善好獎勉後進
於人無賢否敬愛怡均族黨姻婭之家或有人所難
處苟知之必忠告善道其人亦多感悟迂善仲子津治
詩賦大學一時流輩推與家世衰落咸偶意俄大折親
黨不勝痛惜德高黨哭之未嘗過為感終日危坐凝塵
滿席嘉定六年三月丁未以疾不祿壽已十有九娶孫

氏丹娶馮氏四子徵聿瀟女五皆以適人二孫杭楠
女二諸孤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葬于慈溪縣仝
川鄉施嶼銘曰
忠信正直寬裕明寂德高有焉莫匪尔極
某不欲從近世出名銜按溫彥博墓誌撰者亦不
出名銜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里王肅作家語
序不出名里某鄉亦不出名銜今知非故改過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九終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之書某少不明於是非為非聖
之言所誤惑不知其幾年後乃知非大聖人終未全
明戒之哉

又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
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
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
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
錄猶或失眞況於非聖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子閒居解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
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
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
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
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
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
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
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
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
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
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
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

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
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
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
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
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
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第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起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
先知四方之政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
言曰原是矣何必言五至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鑿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敷而明之
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
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所思焉思亦何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
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為思感倏然而已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入自以

為止所止者何所厭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厭始莫窮厭終莫執厭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厭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厭始莫窮厭終莫執厭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為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深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眾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眾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

乃因人心狹固并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為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即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即無服之喪樂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詩曰夙夜基命宥密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究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為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

服即服無本未無粗精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為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為齊斬為擗踊為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亦姑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為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

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必焉必口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所能道也此非思為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為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為思為未嘗為人自以為為為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

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綴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强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為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為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為是謂日躋為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思是進無為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申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為百骸為九竅為視聽言動為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

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嘗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先雲宣王未出而臨涇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為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為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者聖人實發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眾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天也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為先在今不為今在後不為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為然又何獨宣王為然

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召致命俾成先聖之宮凡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捐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地之道即禮樂之原即文武之德即三代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千億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者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

之所為忘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為仁仁者覺之謂醫家者流謂四肢不覺為不仁先儒嘗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昭明常覺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附錄

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間居間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弃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彦恢敬書

焜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間居解焜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鋟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推雜出傳記者雖載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推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間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

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斬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四明楊先生已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慽事先生舊矣負丞言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慽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慽書于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彥慽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遠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手斯旨彥慽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先生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丞趙彥慽敬書

楊先生已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詒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為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為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

于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熠謹書

楊先生回翰

簡咨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情跋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察曰隱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閒居解亦詳矣略復不縷縷簡咨

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為之涵養為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

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偽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泊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為也熠輙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心自見如雲陰解駮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否乎

老先生復賜書畣云

簡咨定遠契好茲又得手帖備見問辨不菌莽然定遠謂汨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是定遠猶未自覺自信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易曰變化云為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改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此皆道心之變化定遠豈有旦達暮皆為邪改邪足矣孔子曰改而止邪改即止不可正其心反成起意是謂揠苗所謂芸苗乃去惡草即改過已易閒居解並收已四月廿三日簡啓

燈刊已易閒居解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
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教始謂平常正真之心即
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
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燈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
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
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己易閒
居解為一帙并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
生循循之誨嘉靖己巳六月望曾燈謹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十終

# 慈湖楊先生遺書後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
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為
象山高弟令
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
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
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
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

訓吾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絶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强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忠曰恭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寬信敏惠因材而施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皆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蘊苞鑾校彙

稡終以成業而稡行之以不違秦公詔
世之初心斯同寅顧惟賢之緒餘余無
庸焉謹序
嘉靖四年乙酉季秋九月吉旦太倉周
廣撰